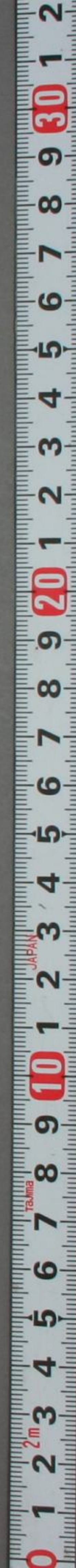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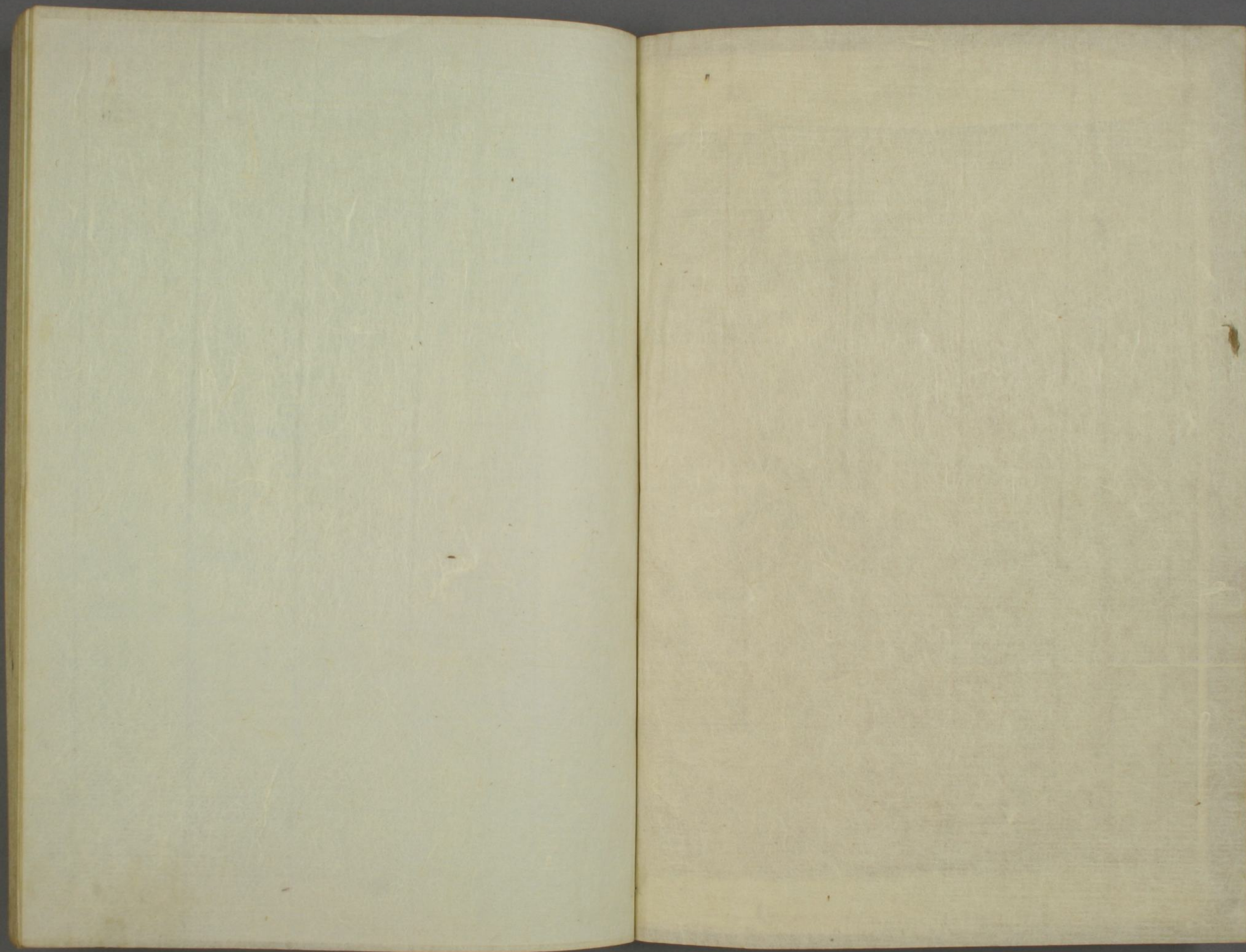


古今法書日苑

五十五
五十六

112
49
30







古今法書苑卷之五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甫編

十三之石一

禹碑

禹碑
禹 錫 禹 錫 禹 錫
禹 錫 禹 錫 禹 錫
禹 錫 禹 錫 禹 錫

雲間王乾昌伯元甫校



然同莫爾與
彼在志泰爾
心海無知難

心精爽與
爾在志泰爾
然同莫爾與

從物之變而為
德業之新以自
立其體而為
國之寶而為
神

（二）
（一）

右帝禹刻南嶽碧雲
壁間水遶石
之上何致
子一以論禹王
國界幽得之象謂虞夏之書刊之
子此詳記在山下

禹碑釋文承帝曰咨翼輔佐卿洲諸與登鳥獸之門
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與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
折心固不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
煙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

奔升菴

禹碑在衡山絕頂韓文公詩云岫巖山尖神禹碑字
青石赤形模竒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拿虎螭
事巖跡闕鬼莫窺道士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
漉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詳詩語始終
公益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所謂青字赤石之形模
科斗鸞鳳之點畫述道士口語耳若見之矣發揮稱
贊豈在石鼓下哉迨宋朱張同遊南嶽訪求復不獲
其後晦翁著韓文考異遂謂衡山實無此碑反以韓
詩爲傳聞之誤云再考六一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

鄭漁仲金石畧之三家者古刻昉列獨不見所謂禹
碑者則自昔好古者流得見是刻者亦罕矣碧泉張
季文得墨本于楚特以貺予予乃撫卷而嘆曰嗟乎
韓公所謂事巖跡闕鬼莫窺者信夫不然何三千餘
年而完整無泐如此何昔之晦何今之顯晦者何或
翳之顯者何或啟之天壽珍物世咸曰亡者或未必
亡神飫吾嗜不必以生世太晚爲恨也已作禹碑歌
以紀之雖孱下之辭不足以影嚮韓蘇然闡幽蒐竒
繼絕表微固亦二公之雅意乎升菴歌序

余采爲禮部尚書之明年傳聞衡山有神禹碑發于

地中即欲往觀之而未能又明年為嘉靖乙未之秋
楚士有摹神禹碑來遺者快覩而諦觀之字畫奇古
與後來篆籀手筆迥別而碑石復剝落雖習於古篆
者僅能辨其一二字既不可識其中所云獨於碑末
有小楷書右帝禹刻四字意者必後來漢唐人因見
此碑別有所考據而題之及考韓昌黎峒嶠山詩云
峒嶠山尖神禹碑字畫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
披鸞飄鳳泊拿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
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漉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
猿猴悲而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亦曰嘗聞祝融峯上

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盛弘之荊州記
云南嶽周回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徐靈期南嶽記
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南嶽文云高四
千一十丈由數說合禹貢而觀之則大禹由岷山導
江歷湖入海過南嶽登祭而刻石此山即此碑無可
疑者然韓劉二公蓋皆聞而不及見今余幸見之而
其所謂科斗拳薤倒披鸞飄鳳拿虎螭悉如此碑字
畫之形狀豈所謂道人之偶見者所流傳而碑末四
字或即此時題之歟至於二公所云秘文秘跡則理
固有然者夫宇宙內神物固當天寶而地藏之藏之

則必復見而余幸當其數千載復見之會又獲觀之
則視二公之不獲見而悲詫涕洟者顧不幸歟雖然
又安知此兆非我 國家休嘉之治而文明之運益
當大啟以復三代之隆乎則又匪特余之私幸已也
門下太學生新會容王既請精搨而翻刻之于揚州
甘泉山書院而府庠生南京張生襄見而悅焉又請
捐貲而重刻之合二碑爲一幅至于新泉精舍格物
之中堂使來學者得共觀焉雖不必識其字義觀其
形模竒古想見古聖人之心畫如觀古聖人之儀形
因以得古聖人之心精一之妙豈俱供玩好而已耶

夫天地之文蟲鳥之篆伏羲之畫因象而得焉亦何
有於文字哉

甘泉書翻刻後

余登衡山陟祝融之鎮下尋方廣經岫嶺之麓末上
訪從行道士云山無禹碑雖巖間或有古刻已磨滅
不可識矣沈生所得碑本乃嘉靖初長沙太守新安
潘君鑑得于嶽麓書院後小山草莽間刻苔剔土搨
傳人間蓋宋人所模刻也生誤傳以爲禹本刻甘泉
亦未知考蓋禹去今數千年衡山石質疎厲當時無
碑碣必刻之巖間風雨水雪之所剝落泯沒久矣計
宋時亦已無跡故歐陽諸公集古錄等編皆無載此

又貴于宣王石鼓使有之豈皆遺之哉度宋人此刻亦前古流傳搨本余初見亦疑禹稱王不宜稱帝今乃知帝禹刻三字卽宋人所題隅誤耳余昨經寧遠搨九疑山蔡伯喈隸銘亦出宋人所補幸有題識可考則漢刻山巖者在宋已滅况三代之初乎泰山石堅故秦刻獨存昨觀衡山前代題名唐唯李義山三字在祝融尖六朝以前無存者大抵山石易損故耳豈前此一無題識邪然上古書跡自是異寶雖傳刻因可貴也古者書法之興皆取象山川虫魚草木之類禹精于水今篆體皆有流水形出禹無疑獨幸沈

生精思妙契釋文見義謂非神授不可也揚殿元用脩在滇南釋之僅數字不同尤可見人心之靈聖跡之妙天然符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否則千載之下萬里之外安得不約而同若是乎

東橋題沈生辨碑集前

古人之欲傳遠者多銘其文於鍾鼎至周穆王時始有石刻宣王時始有石鼓歐陽公已疑其非真在上古文安有是邪假使有之其君文又安能久而不剝邪東橋顧中丞論衡山石質疎厲易損六朝以前題識俱無存者亦謂禹碑不宜尚在也蓋碑刻之行至秦始盛故鄭夾漈以爲三代而上惟勒鼎彝至周始

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王欲詳其文而用豐碑則峒嶼山之有碑其必望祀九疑時登封頌德之詞而欲人失習其讀耳不然則亦秦漢間好奇之士擬古書法附爲禹事而後人承謬以相傳者歟夫三代鼎彝之文存於博古圖者猶可考而淳化帖所載禹書與此碑字體率不類或者古人爲文各自成家雖一人所爲時或異法其點畫形象之間不必盡合如趙明誠所謂古書不必同文者故不敢必謂其非古體也惟以字之奇古而必其爲禹碑則不可爾不得於言泥古何益多聞闕疑此寔孔門家法矣必強不知以爲

知哉此碑本在峒嶼山尖韓昌黎甚奇之雖有詩寄懷而實未嘗親見至宋嘉定壬申賢良何子一始得之蘿菖之中當時曹轉運亦疑其狂也而終不得其實及子一摹刻於嶽麓書院之後迷沒者有幾四百年矣嘉靖癸巳壘峯潘子來守長沙偶因尋幽而復獲見焉人以其神物又祕而始發奇也爭欲得摹本以觀而摹工不勝其遠且勞也乃爲木刻於郡齋以周應酬而好事者猶必以得石本爲奇嗟乎又惡知石本之非真哉予懼其以無益之文而滋無益之好也於是謀諸軫峯熊子類聚諸說別爲冊書以便觀

覽因附著其愚於此俟傳雅君子考正焉若熊子序
聖人之功載在萬世人思其德而豐碑獨存益識其
大者別是一義云 季明德題石壁翻刻後

周鼓

岐陽石鼓一

𨾏車既王𨾏馬既
𨾏車既我𨾏馬既
君子且謂且為

𨾏君子且為
己步𨾏𨾏其來
𨾏𨾏𨾏𨾏𨾏
𨾏𨾏𨾏𨾏𨾏
來𨾏𨾏𨾏𨾏

我車既工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驅君
子員員獵獵員旂塵鹿速速君子之求酋弓

茲以寺我歐其孫其來趨趨篋卽我卽時塵
鹿趨趨歐其撲來射其來首旣我其獮蜀

岐陽石鼓二

汧醫酒_三醴_三是_三淳_三游_三鯉_三
鯉_三物_三止_三君_三子_三變_三止_三灑_三
又_三夔_三其_三為_三豔_三帛_三與_三纒_三
其_三籃_三在_三鮮_三黃_三帛_三其_三鱣_三

又_三鯉_三又_三鯉_三其_三如_三子_三庶_三
纒_三止_三纒_三灑_三止_三纒_三其_三夔_三魚_三
可_三魚_三鱣_三魚_三鯉_三可_三乙_三鱣_三
止_三魚_三楊_三多_三枅_三

汧毆汚汚丞叔淖淵鯉處之君子漁之瀟
瀟又鯊其旂趨趨帛魚纒纒其籃氏鮮黃帛
其鱣又鯉又鯉其豆孔庶纒之夔夔注注趨

趨其魚佳可佳鯁佳鯉可以棄之佳楊及柳
岐陽石鼓三

田車既肉矣鑿金勒馬邪
既簡兮騶燿兮騶騶
騶乙騶于騶騶騶
世陟宮車其鳳鳴
步多氣不子庶幾幾

維多其又其趨直大
也否亞矣執而多矣
庶幾君子適樂

田車既安鑿勒馬衆既簡左騶播播右騶騶
騶我以千原我戍陣止世陟宮車其寫秀兮
時射麋豕孔庶鹿鹿雉鬼其又旃其趨直大
出谷亞昇執而勿射庶趨趨君子迺樂

岐陽石鼓四

鑿車攀瓶真之乎頤
彤夫豕其廌介龜徒
驂子戾慶宣博昔車
飢亦徒如亭纒漚陰
陽趨介豕豕止規
如焉獸獸如馬賢
如焉獸獸如馬賢

禽獸之象

鑿車攀救真子孔碩彤矢馬其寫六轡駑駘
達馭孔度廊宜搏搏首車載道徒如章原濕
陰陽趨趨六馬射之疑趨如虎獸鹿如多賢
迎禽我鬼允異

岐陽石鼓五

于入漚雷一用漚
漚漚君子既步豕漚

汧毆洄漉狀夕由錄
自廡徒馭湯彥夕乙
炎或陰或陽枝深乙
戶于水一方止其奔
其鼓其六事

天淒淒雷雨流迄湧盈深滋君子卽涉馬流

汧毆泊泊淒淒舫舟思歸自廡徒馭湯湯佳
舟以道或陰或陽枝深以戶于水一方勿止
其奔其鼓其事

岐陽石鼓六

猷止禳止崇悲止我歸
除帥為臍莫象世里
微瀝直固樂杜域其

檜擗虜鳴亞誓廿八季
象所為駟戈藝並賞二日彭

奇經

猷作原作導徒我司除帥叙序莽為世里微
徼徼迺罟粟作械其槃格庸庸鳴亞若其華
為所旂憂籃導肯樹合孫

岐陽石鼓七

而師弓矢夫弘庶左駟
逌是軒不見奪律律
昂豸來甘八闕尖昂來
樂天子來嗣王始古
來來

而師弓矢孔庶左駟滔滔是熾不具奪律後

具肝來其寫矢具來樂天子來嗣王始吉我來

岐陽石鼓八

為大止驪馬羣
惟立其一也

叙走驪馬薦指若微雉立其一之

岐陽石鼓九

麟之靈昭乎昭也

麟影里天子
惟丙昌麟其用
既錫教爾
謂天余支如
周不余
多

我水導既平既止喜楸則里天子永寧佳丙
 申我其用導馬既申敕肅肅駕左驂駮駮駮
 駮扯女不輓霧公謂天余及如周不余及
 岐陽石鼓十

且久參心岐朝之敬執
 由朝瓜之窈窕之代中
 而之獸用大視章執

窈窕中子
 其為為為為為
 是

吳人憐亟朝夕敬載西載北勿奄勿伐岳而
 出獻用大祝高執寧逢中孔囿鹿鹿麋麋我
 其鹿鹿瞳瞳天求又是

右石鼓文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

稱之而常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金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千野鄭餘慶置千廟而以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迺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二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然

自漢已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恠之事類多虛誕難信况傳記不載不知常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爲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集古錄

右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歐陽文忠公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

九百餘年鼓文細而淺刻理豈得存以此爲可疑余
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秦山秦篆皆麤石
如今世以爲確曰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
故能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亦易剝缺又
往往爲人取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遠事事有
理類如此况此文字畫奇古决非周以後人所能到
文忠公亦謂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

金石錄

按岐陽石鼓乃周宣王內脩外攘明堂受朝岐邑講
蒐海宇廓清之日勒駿功於十鼓以永鎮於岐周者
也其曰我馬既同車功之徂東也其曰佳魚魴鰈吉

日之宴語也其文高字古雖龍騰蛟躍鸞下鳳翥亦
不能擬其萬一誠楊脩不能妙其語子雲不能識其
奇者矣摩娑徙其之餘雖字體不知伊誰之筆作誦
者必當時之吉甫也嶧山之碑原廟之彝孰有過於
斯焉

欵識

石鼓文辯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榻以形製考之鼓也三代之
制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勳表於兵
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
山刻石自是昭一時功蹟唐世諸儒以石鼓爲無所

據至謂田獵之碣蓋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千古逮唐迺得於韓愈常應物以其文爲足頌亦恨不得在六經推大著說使學者肄業及之其驚潛動蟄金繩鐵索特以其書畫傳爾碩未暇摘據其文制之部類中後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其文隱顯未盡缺落徵詞索事或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校獵受朝宣賜威靈懔懔莫夏故愈謂此爲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爲文王鼓當時文以不辨故論各異出也嘗考于書田獵雖歲行之至于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命令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二公後世

以爲絕典然則宣王蒐於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當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號奇字如甄豐輩定作史籀書竇蒙以爲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詩因考合前說且曰諷畋獵之所作也愈應物其書籍之則有據矣然爲諷爲美其知不得全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于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方楚合諸侯求大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于岐以合諸侯况小雅所矣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

則不得爲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據以此使謂
宣王未可信也呂氏記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科
斗書則謂篆爲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懷
瓘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異謂之爲篆而籀文蓋以
其名自著宣王世史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
籀異則不得以定爲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
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當時以爲重禮故後
世不得泯沒豈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
穆賤頌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成王大
會諸侯則此爲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故後世

有亳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詩曰選徒
于敖其事可以考矣周書紀年於蒐狩之大皆書則
合諸侯而頒大命亦一見于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
嘗恠自漢以往好奇者不道此書迺不得秦文若者
猶得人入錄藏之當漢號史書則以刻畫奇崛蓋亦
不得盡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恠愈於唐中世得
之乃謂勤勤以告萬世又恨聖人於詩不得見之石
鼓之譌自杜甫尚歎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
遺也或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
果有豈不知耶曰饒之柔矣作洛黃門此周公作也

詩書不得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繫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爲成王頌何前世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于岐陽書傳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爲敖此可謂無所據乎此余考於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吾說者知考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

廣川書跋

程大昌石古文辯

一

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周大王之

都秦雍縣漢右扶風唐天興縣石形如鼓其數盈十蓋記周宣王田獵之事卽史籀之迹也正觀中吏部侍郎蘇勉本字諱記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遺迹尚有可觀紀地理者不存記錄尤爲可惜按志此言則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蘇勉歐陽虞褚四子實爲之先隋以前未聞也故歐文忠雖甚重其筆畫謂非史籀不能爲而深疑其竒古如此而自周至隋數千百載何以無人采錄邪開元以後張懷瓘韋應物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詳攷其語實皆臆度以言無有明著其說得諸何書傳諸何人者宜乎歐公

之不信也若夫竇臬張懷瓘所著則特詳矣臬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石尋毀失懷瓘書斷曰甄豐定六書三曰奇字卽史籀體與古文小異其迹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收獵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語亦皆臆度言之耶或其嘗有所本也

二

歐文忠曰石鼓之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者過半卽韓歌所謂牧童敲火牛礪角年深豈免有闕訛者也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我車旣攻我

馬旣同者車攻語也有曰其魚維何維鯁及鯉何以標之維揚及柳則兼記田漁也凡此數語之可讀者又蘇文忠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夫其語旣與車攻詩合而其所記田漁又與車攻相似且其字體又爲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數者若皆可以歸諸宣王則無怪乎說者云然矣然古事有可參例者五子之歌卽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風十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此乃世臣子孫舉揚先訓以明祖述之自爾則鼓語偶同車攻安得便云宣詩也惟其字正作籀體似爲可証而大篆未必朔於史籀古載

又不可攷也辨在後舍此二說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見則謂此鼓不爲宣鼓而當爲成王之鼓也

三

左氏昭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也杜預之爲若言也雖不云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卽石鼓所奠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歟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寵寵駕言徂東徂

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爲車攻之辭亦已明矣鼓辭旣不爲車攻之辭則何據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去古遠事之出於傳疑者不敢不存其舊等之其爲可疑焉且從一據之明者而主之猶愈於汎漫臆度者也故予惟椒舉之言旣能明記岐蒐爲成王之蒐則其不能明記此蒐之有鼓雖爲不備若較之唐語絕無的據而專用籀體定爲宣王之物者其說差有本祖也古田狩與後世不同名爲從田其實閱武其事則登獸數獲其意則致衆而耀武故武王初

集大統因伐獸而陳天命以鎮撫在會之諸侯已遂
識之於策者所以揚威傳遠使來今共見焉爾也此
古人講武識事之深意然則岐陽之記蒐也以鼓而
武成之記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雖異而託物傳
遠則一意也

四

古今常言刻石起於秦世秦山鄒嶧是其事矣然方
秦皇之議刻山也其群臣上議已曰古之帝者猶刻
金石以日爲紀則刻石之與刻金其所自來皆在秦
前矣若夫□有爲鼓不可考擊而遂刻文其上則三

代之前無□非□無他世遠故也古之刻金者
如湯盤桐鼎卽其最著者矣而盤之與鼎皆鑄金爲
之則遂可盛可烹皆適於用見者但玩其辭不駭其
異也今其此鼓則石爲之質旣以不可考擊而專著
事辭故人莫明其用且驚且疑也然而武成識政於
策策之爲策豈其可爲用器也歟蓋古人託物見意
不主乎物而主乎所勒之辭故在盤在鼎在策皆無
間也今其伐石爲鼓則意又可料矣田漁必用衆致
衆必以鼓因其鼓之八用而斲石象之因以記事焉
是其託物爲久正與鑄金刻金共一意也故秦臣之

言銘刻者遂兼舉金石也古來託物記事決不止於盤鼎三物矣而此三物偶傳于後焉耳後漢橋元本字諱之廟石鉦石鉞以及石鼓而蔡邕與爲銘辭見蔡邕集則曰是用鏤石作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勒公文武之勳焉邕之謂勳者蓋橋嘗尅平鮮卑也鉦鉞鼓三者皆軍旅間用器而三器同爲一辭則古來識事於石豈必專爲鼓形顧岐陽田漁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辭焉耳而他器自可類推也漢距三代末遠古制猶有存者邕最知古故能模肖古制與橋勳爲明而石鼓源流賴之以存也詩於典形老成配對而言

邕其兼之可尚也矣

五

世傳大篆起於史籀是謂宣王之前未有此體故唐世諸人因其體之爲籀也而遂指之以爲宣鼓其亦近似而實可疑也安之成王之世籀體不已有萌而史籀亦其承述此體者歟蓋藝文志記史蒼兩學曰史籀十五篇蒼頡一篇顏師古之於釋籀則曰史籀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也於釋蒼頡篇則曰上七章李斯作爰歷六章趙高所作也晉人衛常本字諱曰斯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頡省改名爲小篆則小篆

固出於大篆矣至其對鳥迹立論則遂通指籀篆以爲古文子孫矣不曰史籀別爲一種也常之說曰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則之史籀之體名爲大篆者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初也王莽時甄豐考定六書自不立籀書一體其一曰古文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秦篆也秦篆卽小篆也是甄豐六書元無籀體而豐也亦不能卽古文體中別白何者之爲籀體也則謂籀體初始於籀者未必確也又如汲冢遺書字體最古而自易經以至魏之安釐字體數四

其變世但見其體爲數體而無能言何體之始於何世也則世人豈可聞大篆之爲籀體而卽謂鼓字之爲籀書籀書之爲宣王時物也此子所以不安於唐人之論而詳此審是也

六

鼓之數十先時散棄於鳳翔之野鄭餘慶取寘夫子廟中尚亾其一國朝皇祐四年向傳師求諸民間得之而後十鼓乃足當張懷瓘之爲書斷也其登載能書人姓名至盧藏用而止考其時則元宗以後人也其曰石鼓文卽奇字之存者矣則此時鼓石尚在也

至寶泉但見墨本而曰石尋毀失則在鄭餘慶未嘗
寘廟之前矣至韓退之則曰十鼓只載數駱駝則是
因餘慶收徙而其石得存也餘慶與韓同仕憲宗朝紹興壬子
福唐鄭昂得洪慶善所遺石鼓墨本即用退之石鼓
詩韻次和謝之其自跋曰昂貢隸辟雍時常徘徊鼓
下以舊本校之字又差訛矣虜難以來不知何在甫
田鄭樵著石鼓考其文多至數百千言謂鼓入辟雍
及保和殿皆與昂同或得之於昂也樵之博固可重
而語多不審予嘗論辨正之文多不錄

七

韓退之但得墨本而詩之其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
我試作石鼓歌是也及東坡蘇氏則親見石鼓矣其
詩曰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在魯叟舊聞石鼓
今見之文字鬱律龍蛇走強推偏窮推點畫時得一
二遺八九是也東坡初仕爲鳳翔府推官石鼓在焉
故得而親見之也子之取古籀而敘辨石鼓也非獨
不曾見石鼓亦復不見墨本獨因鄭樵模寫其字之
可曉者而隨用其見以爲之辨南劍州州學以鄭本
鋟木子旣得版木遂隨事而爲之辨紹熙辛亥有以
墨本見示者建康秦丞相家藏本也點畫模糊皆不

可讀而其粗可曉解者曰我車旣攻我馬旣同此卽東坡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鄭樵南劍本其成字而粗可讀者比東坡又多特不知鄭本所傳奚自耳東坡自記其所覽曰其詞云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其魚維何維歟及鯉何以貫之維揚及柳維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蓋東坡仕岐而於鼓上見之其曰何以貫之維揚與柳而鄭本乃作標蓋疑鄭本不真也又有異者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間向傳師得之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本有傳師自跋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訪得之

形半壞而書體是遂易去小鼓而寘其所得之鼓又不知何世何年好事者悵其不足而剏爲一鼓以補足之也

趙古則石鼓文跋

三代文字之存於今者唯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文及商周鼎彝款識夫吉日癸巳數字而已商周款識又不多得然嚴正婉潤端姿旁逸鉅利鉤殺則唯石鼓文爾惜其歲久剝落至唐始顯遂紛紛款議歐陽文忠謂其自宣王至宋千有九百餘年理難得存是不然也夫刻石之易漫者以其摹榻者多故也今

石鼓委置草萊泥土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
完美如初泥其石之質頑性堅若爲確磴者哉此不
足疑一也鄭漁仲謂是秦篆因其以毆爲也見於奉
斤以丞爲丞見於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
子可爲帝亦可謂王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以爲
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余按易書經文無也字
則知古轉用毆丞字正當從山取奉丞高意六宣王
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王田獵之詩
也曰天子之所日以燕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詩也曰
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溫彥威使三京以爲後

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
陽之語而云也尤爲謬妄夫自秦漢晉宋隋唐以來
苟能書者如斯冰瑗邕諸人皆名後世豈後周時有
能書若此而不名乎况其詩詞嚴古尤非當時之人
所能及者且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末遠不應謬稱
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余斷然以爲宣王田狩之詩
而史籀之書也蓋宣王田狩岐陽之時從臣贊美刻
詞出於一時蓋車攻吉日則田獵東郡時所作者其
詞多與石鼓同如我車旣攻我馬旣同脩備之詞一
也麇鹿麇麇鹿速速麇鹿逢逢獸多之詞同也車

攻曰四牡靡靡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阜蓋卽石鼓赳赳六馬四馬其寫之謂也他如駕言徂東駕言行狩卽我其用道之謂也建旒設旄悠悠旆旌卽其旂鼎旂之謂也曰會同有繹卽來樂天子之謂也曰兩驂不猗不失其馳卽左驂播播右驂健健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卽君子乃樂天永寧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卽日維丙申之謂也曰田車旣好卽田車旣安我車旣好之謂也曰從其群醜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卽我以濟于原我戎止射其來大有其來遺遺之謂也曰儻儻俟俟卽慶

慶黃黃之謂也曰殪此大兕卽我毆其特之謂也又况石鼓漫滅者多其詞繁而不殺不若車攻吉日二詩嚴肅簡潔足該十篇之意故偶見刪削古詩三千餘篇而夫子定爲三百篇者此類是也若以不見收錄而遽疑之則論語所引素以爲絢兮備其反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是而盡疑論語乎前人音辨類有得失或前後之相遠或多寡之不同歐陽集古所錄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可見者四百七十四字吾衍氏視資古又加三字予嘗得宋揚本雖不能於集古資古吾氏所載然較之今世所

有者極爲精好因裝潢成軸每鼓後以釋文譜之其
闕文則一依吾氏及潘氏云時弘武乙丑夏五月朔
趙古則書

右石鼓文宋代搨本洪武中藏於餘姚儒者趙古則
後歸予家石鼓昔人論之詳矣趙氏跋謂溫彥威使
三秦以石鼓爲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而斷其謬
妄予按姚氏殘語云彥威使三秦此得之偽劉詞臣
馬定國然亦非也金元好問編中州詩定國小傳云
仕金翰林學士考石鼓字畫定爲字文周時所造作
文辨之萬有餘言元天台劉仁本爲石鼓論本之定

國而斷其非史籀之書二子繆妄固不俟言跋復謂
蘇勗常韓諸公去後周末遠不應繆稱如是而以其
言爲可信予觀應物退之其去後周似爲遼濶勗貞
觀時是吏部侍郎視後周則誠未遠又按李嗣真書
後品張懷瓘書斷亦皆以石鼓爲史籀書嗣真高宗
時入而懷瓘者於開元則稱石鼓爲籀書者始於蘇
氏繼於李張而退之直據之爾古則字搨謙宋宗室
之後讀書博古尤精字學所著有六書本義聲音文
字通二書嘗仕廣東瑯山教諭卒於官
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於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

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遂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致府學其一鼓已亡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予近得傳師跋謂數內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於閭里果獲一鼓字雖半缺驗之書體真得其蹟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乃知第十鼓其先蓋嘗有偽爲者至傳師而真鼓始復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向跋耶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大觀中鼓歸京師詔以金填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

濟河遇風棄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後王子克題此謂金人入汴別取其金而棄去之至元乃輦至京師置於國學廟門之下予按胡世將資古錄云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辟雍廢徙置禁中則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禁中卽保和殿也若王鄭之未知其遷徙存亡蓋當是時北方非中國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及觀之虞伯生云金人得汴梁鼓亦北徙留王宣撫宅宅後爲大興府學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置之國學大成門內則淪入濟河與夫金人棄之之說皆不足信不知二王何從而

得此也鼓今在北京國子監卽元之舊地予官禮部
時嘗命工榻之字多漫滅較之宋本僅十之二三而
已金薤琳瑯

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為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模
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潘迪氏音訓一碑二百
年前物也惜夫遺文墜字無慮近百載考唐人古文
苑此文特軋卷首哀錄年歷遠在音訓之先然迪所
遺墜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
古文苑所載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三家
之外見其全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為深慊又迪所

訓君子員員邈邈員旂二句牽合紕謬重堪嗤鄙原
古人書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點
更不復書此易見爾迪既誤讀君子員員邈邈員旂
遂復臆釋云員員衆多貌邈邈旌旗搖動貌此豈特
文法大戾書例亦大昧矣君子員員成何訓詁邈邈
員旂成何語言不知妄作乃所謂郢書燕說者也一
隅若茲餘奚取哉慎昔受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語
慎曰爾為石鼓文矣予則舉藩薛鄭三家者對先生
曰否我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諸
家斯下矣然本雙存將恐久而遂失之也當為繼絕

表微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益丹書未竟而先生棄
後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惟耳言未墜手跡莫續天
固愛寶奈斯文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錄為一
卷音釋一卷今文一卷常應物韓退之蘇子瞻歌三
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尾藏之齊
閣以無忘先生之教云

慎得石鼓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公竇泉所謂石雖
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胡世將所云岐下有摹卽
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于太學作歌記之
今本存焉據古文苑所載及王順伯鄭漁仲二公石

鼓音皆言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梅聖俞贈逸
老以石鼓文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鳳皇以茲本所
載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斯文所在真有神物護
持邪得之不翅寶玉大弓矣歐陽公獨言漢桓靈世
碑刻未及千載磨滅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
九百餘年豈得獨存又疑此文初不見稱於前代又
謂隋氏藏書最多其所志所錄自始皇刻石婆羅門
外國書皆具而獨無石鼓遺大錄細不宜如此嗚呼
歐陽公所見謬矣隋藝文志所收固博矣寧無絃萬
而漏一乎試引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歐陽公雖復生

亦必心服焉後周吏部侍郎蘇勗云世咸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此可証一也唐章懷太子賢註漢書鄧騭傳遭元元之灾引岐陽石鼓文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此可証二也高宗時李嗣真書後品云蒼頡造書鬼哭凜凜史籀堙滅陳蒼籍甚此可証三也開元中張懷瓘書斷云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之存焉今在陳倉縣李斯小篆兼採其意此可証四也徐浩古跡記云史籀石鼓李斯嶧山會稽碑崔子玉篆蔡邕蔡邕竝爲曠絕此可證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篆歌云

陳倉石鼓又已訛此可証六也韋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煇煌煌喘息逶迤相札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證七也至德中竇泉述書賦云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之狀也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又云周秦漢之三賢今日驗之所先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其弟蒙註云史籀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上篆文今見打本此可証八也至韓文公一歌出則表章稱贊至矣歐陽公尊信韓公而不從此其意云

何合八公紀述及韓而九九徵至而不肖得矣歐九
果不讀書耶此公蓋師心獨見至謂十翼非孔子所
作河圖洛書不足信無所忌憚如此何有於石鼓乎
東坡之歌繼韓而作先後如出一口豈阿私所好者
邪他若周越法書苑樂史寰宇記趙明誠金石錄王
深甫故迹遺文張師正捲浙錄胡世將資古紹忘錄
所云云不暇縷縷可復視也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
日輦致于府學之門廡護以木櫺鄭樵石鼓音云鼓
亡其一皇祐四年鄭餘慶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
鼓於是乎足梅聖俞贈雷逸老倣石鼓文見遺因呈

吳祭酒長詩畧云我欲効韓非痴狂至寶宜列孔子
堂其後徽宗大觀中始移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
元人移之太學刻潘迪釋文以畢先師之志遂詳述
其說以求印正於海內大方家矣

升菴集

古今法書苑卷之五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甫編 雲間王乾昌伯元甫校

十三之石二

周穆王壇山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
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山一有以
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為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
載如此而又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山一作
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
人謂壇山為馬蹬山以其 字形類也慶曆中宋尚

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模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遽命工鑿山取其字龕於州廨之壁聞者爲之嗟

惜錄集古

右吉日癸巳字世傳周穆王書按穆王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此字筆畫反類小篆文穆天子傳史記諸書皆不載嘗疑其非是姑錄之以待識者

錄金石

贊皇縣壇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字曰吉日癸巳筆力適勁有劒拔弩張之狀地荒且僻歷數千年鮮有知其竒古而往寓目者雨激風射日銷月鏤幾何其不遂湮沒廣平宋公皇祐四年秋九月自亳社之鎮

鎮陽趙其屬郡也公過趙日嘗訪此字於士大夫間爾後郡守王君使縣人尋訪得之巖石之上令劉莊者因督工鑿取輦置歸我時人始驚觀者日至噫此刻埋沒人不知識因宋公一言今遂出幽晦取愛重於石雖不能言其亦可謂得所遭矣中祐昔聞其妙近幸權守於此而覩其真且懼經歷久遠一旦圯剝或墜於地失前妙絕之迹迺俾闢石糊灰括以堅水鑿廳事右壁而陷置之覆蓋固護庶永存

五年孟夏廿一日權郡事李中祐記

右吉日癸巳四字相傳爲周穆王書刻贊皇縣壇山

石上晉衛夫人謂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蓋指此也歐陽公集古錄謂慶曆中宋尚書祁在鎮陽嘗摹此字而趙州守將命工鑿山龕其字州解之壁聞者嗟惜趙明誠金石錄謂穆王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此字反類小篆而疑其非真予家舊藏此刻蓋宋搨本有皇祐五年權郡事李中祐跋以其罕傳錄之如右李跋謂皇祐四年宋公過趙尋訪得之縣令劉莊督工鑿石輦置歸我則宋公之摹字在皇祐而不

在慶曆縣令鑿取以歸於州則龕置州解者中祐而鑿石非其人也我朝宋學士景濂嘗摹其字重刻浦

陽山房仍自爲跋謂吉日字與周淮父白伯碩父鼎齊侯罇鐘諸款識合又謂字形多類石鼓明誠已信石鼓爲周人書不當於此而疑之予觀李跋旣得其實惜毆陽之未見而學士又考據精當足以祛後人之惑又按宋吳興施宿謂州解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皆後人所當知者故併著之

金薤
琳琅

周延陵刻石

延陵季子墓字世傳仲尼書今入淳化官帖中其字如書簡牘不類豐碑石柱上所刻也而書亦少異於籀文疑當吳季子時書文宜盡從籀又夫子未嘗至

吳其書是非不可攷也唐人於季子墓刻此十字張從申書其後而籀字極大不知一書而傳於世者大小不同何哉李陽冰書篆奄數百年人嘗謂初學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是陽冰所從得法不可謂非古

也廣川書跋

古佳城銘

葛洪雜記序夏侯嬰得佳城銘世無知者惟秦博士叔孫通能讀其文此科斗書也後世疑自孝惠時上推三千年當在洪荒之世蓋未有書契今其文乃與

秦小篆相類嘗考其銘此殆有數存者如大同古銘其事亦可推也故甄豐定爲六書一曰古文則魯壁書與此銘矣是時傳者不可謂無據昔臨淄得桐棺前和外隱起爲銘齊太公六一作三世孫胡公惟三字是古文餘同漢隸迺知書文相變不能逃古但數窮卽改自然相合蓋性中本有因變以出是夙智分也知釋氏海藏傳經千佛同說則知此矣廣川書跋按此銘世次無考姑附于三代之末

秦詛楚文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

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后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

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繆但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爲橫或爲槐也

集古錄

右秦詛楚文余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舊在鳳翔府解今歸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湫藏于南京蔡氏其一祀亞駝藏于洛陽劉氏秦以前遺蹟見於今者絕少此文皆出於近世而刻畫完好文詞字札奇古可喜元祐間張芸叟侍郎黃魯直學士皆以今文訓釋之然小有異同今盡錄二家所釋于左方俾覽者詳焉

金石錄

大沈故湫地志以爲在安定朝那秦并天下祠官所

常奉太沈河沔江是爲四川牲用牛犢具圭幣其神
爲中祠秦故就質雖用祝告然其制猶本堯舜舊典
女几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其祠羞酒太牢具嬰
毛五璧褚山少牢嬰毛一璧騶山太牢具巫祝舞嬰
毛一璧今用吉玉宜璧而不言數有祝去巫其禮已
異當秦漢間湫淵之靈或喧呼輒興雲仁壽中宜君
湫水移於始平故嬰冊有靈應而朝那無聞
巫咸河在女丑北其神威靈震耀得在祀典世圖其
像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保登山羣巫所以上
下故安邑有巫咸祠其地袤五十二里廣七里周百

十六里誓在石章所以沈於此而告也石麤可礪當
時不擇美石以傳豈誓於神者有取於此將圖其可
久而存哉嬰不得而泐也

王存又以亞爲烏今考鐘鼎銘惡或爲亞古人於書
蓋假借從聲其書自當如此周禮曰其川滹沱古文
駝作馳字池故沱也詩曰江有沱其字本滹後世不
知書學故以沱爲滹以駝爲沱此宜讀惡池爲亞駝
不足怪也烏池在周爲漚夷水起北池東入河一名
滋水九澤一也顧野王考其地在靈丘竹書紀年穆
公十一年取靈丘則秦誓於此所以夸大其功而求

定於晉也黃伯思以烏馳爲在烏氏按烏氏在安定郡烏水所出觀秦方得晉地恐不盡質於安定一郡故知在靈丘爲是

秦詛楚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邽又得巫咸文於涇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詞盡同惟所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畫奇古間存鐘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歲久漸以刊缺因據舊本得其完書此秦人底誓於神敘國之信作盟詛之載詞者也大沈湫在朝那當漢安定郡方四十里巫咸祀在安邑巫咸山下臨鹽水亞駝則在晉爲漚

夷其傳自周秦爲著祀則底而致信於禮則然其在盟詛於主嬰誓大事在盟小事在詛若詛誓而求厭則爲後世末俗行之非古也秦楚之會著于書者不詳見不知其同盟者凡幾何歲而質於神者如是衆也當其時唯岐陽之盟最盛且顯餘不見於書今考其詞若出一時又不知其一日會盟安得親質秦都又遍朝那靈丘耶前世疑楚無熊相而秦楚初未相媾豈有相趣以十八世之盟誓哉然春秋時以楚本熊穴後世以熊爲號又以其傳自熊霜又謂熊相其間如熊相謀熊相宜僚熊相祈而姓書熊相爲羊姓

方其盟質於神楚亦再世失秦則詛盟宜非一人古者列國有書類不主名其告於神亦惟曰嗣王則楚巨其姓此其稱也然自成王後其見於經者蓋

取秦女昭王亡而秦使子蒲子尾赴難其在威懷間始合盟然則謂十八世者亦不可得而見也今日昔我穆公及楚成王親質太沈久湫夫以其時考之楚成王十三年而秦穆公立其相與假尊周者蓋二十三年雖不知其在何時親質然知其會盟之日最爲長且久也然質於惡池安邑湫淵果知非一時其爲詛且宗祝分致以告於神矣且楚自成王十八

世爲莊襄王其頃襄時楚猶盛故秦以連衡爲雄楚以約從爲霸當此時天下諸侯不歸秦則歸楚楚使者侯折符求合亦可謂威強盛大宜秦人之畏也張儀以地詐楚則齊與楚合今視其祠則有新郢及郢是則商於也其後秦虜屈匄楚悉國兵復與秦戰則所謂剋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而秦猶分漢中以和楚然則背犯盟而詛於神者此其爲秦惠文時也懷王死頃襄王立當時猶以天下之勢在楚故謂楚之故地漢中林鄠可得而復山東河內可得而一勞民休南面稱王矣於是襄王復與諸侯約從則所謂

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然則秦之詛楚爲頃襄也嗚呼正關之詐則沒而不書及邲長新猶謂楚人倍犯盟志禱神而公怒之其自以爲求信於神者妄也然文辭簡古猶有三代餘習非之罟瑯琊可况後先此其爲可傳也

廣川書跋

右秦詛楚文凡三曰久湫曰巫咸曰亞馳其石皆出宋世說者謂初得巫咸文於鳳翔次得久湫文於涇又次得亞馳文於洛其詞則一惟告於神者隨號而異自石文之出黃魯直張芸叟皆有訓釋歐陽公董彥遠王順伯皆有論辨歐陽公謂以史記世家攷之

自楚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而疑傳寫之誤董氏謂秦之詛楚爲頃襄也其見亦同順伯云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從橫爭伯此詛爲懷王也或以楚自成王十八世至頃襄王秦人之文不應數楚之世况頃襄立時楚已微弱非秦所畏不應有詛葉少蘊王順伯亦云熊相疑卽懷王二說似爲有見董氏又云其詞若出一時不知一日會盟安得親質三所宋章樵云盟石告神當於其地巫咸在解州鹽池告文不應遠在古雍董氏復謂疑其宗視分致以告神順伯謂當時告神想不止

是見於世者唯此而已此或得之予特疑其自秦至
宋千有餘年嘗沈之於水瘞之於地其字畫纖細理
難完好唐人編古文苑雖嘗載其辭而自宋以前薦
紳君子曾無一言及之董氏謂歲久石漸剝闕因據
舊本得其完書不知所謂舊本果出何時元吾子行
博古士也以先秦古器比較此篆絕不相類以爲後
人僞作但宋世諸公愛其筆跡無有異論予固不得
而定之也

金薤
琳琅

秦玉璽文

右玉璽文元符中咸陽所獲傳國璽也初至京師執

政以示故將作監李誠手自摹印之凡二本以其一
見遺焉

金石錄

秦泰山刻石

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
詔書于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嶺上二世詔僅在所
存數十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
差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云出
於夏竦家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自唐封演已言
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
余友江隣幾

一作
復

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

秦所刻石處云石傾不可鑄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
然而四面皆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然
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本鄰幾遺余也
比今俗傳嶧山碑本特爲真者爾錄集古
右秦泰山刻石大中祥符歲真宗皇帝東封兗州太
守模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其後宋莒公模刻于石歐
陽公載于集古錄者皆同蓋碑石爲四面其三面稍
摩滅故不傳世所見者特二世詔書數十字而已大
觀間汶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
乃模以歸文雖殘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于

是秦篆完本復傳世間矣以史記本紀考之頗多異
同史云親巡遠方黎民而碑作親輶遠黎史云大義
休明而碑作著明史云垂于後世而碑作陞于後嗣
史云皇帝躬聖而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而碑作
體順史云施于後嗣而碑作昆嗣史云具刻詔書刻
石而碑作金石刻皆足以正史氏之誤然則斯碑之
可貴者豈特玩其字畫而已哉碑旣出斯立模其文
刻石自爲後序謂之泰山秦篆譜云錄金石
泰山篆秦丞相李斯書慶曆庚子歲宋莒公惜其殘
剝摹石於東平郡凡四十七字鄰幾治奉符患四方

求者日至厭於供命則又刻其字於縣廨按其文秦二世詔也史記載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父刻所立石詔書其敘巡狩以時不書封禪事立石書詔非緣封禪發之疑史記自誤二世元年東行郡縣竝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如此則泰山刻石始皇帝所立始皇詔書刻其三而二世詔宜在其陰今石南面爲二世詔書蓋石仆而後重立以此一面稍完故立之南鄉耳河間劉跂嘗披抉剔去其翳蝕處得字九十有八以史記考之其詞可讀明年余至泰山就視其石高纔八九尺

方面二尺餘以亂石陪其下蓋鑿石爲穴建立其中歲久摧仆則後人累石固趾以存至字則止未可以久遠期也考其詞窺軋遠黎民大義著明史作休民陞於後世史作率於後世皇帝躬聽史作躬聖男女體順而史作禮順且刻詔書金石皆史誤以詞可得證之然隔內外或謂爲融古字相借不然則格與隔不可兼用也陞爲邊陞若垂後世則當作丞說文甚辯慎不應爾是泰山篆字疑其字誤慎書雜以古字論檢押也曰施于後嗣石猶可考蓋爲昆字昔衛宏嘗謂古一字有兩名者就注之御史大夫則大夫

莒公曰夫中有大如千人者千千今考禮記檀弓曰
夫夫是也大人貫簪爲夫則大夫同文義亦可知嗚
呼三代書名至秦焚滅都盡後世不知先王命書之
意惟秦文習此其禍天下後世其有窮邪廣川書跋
右秦泰山刻石歐陽公謂其友江隣幾嘗至泰山視
秦刻石所存僅數十字而其本乃鄰幾所遺趙明誠
謂宋真宗東封兗州守摹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後宋
莒公刻之於石其說與歐陽公合明誠復謂大觀間
汶陽劉跂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摹其文
刻石自爲後序謂之泰山秦篆譜明誠復以史記與

碑較之不同者凡十數字謂足以正史氏之失予家
舊藏此刻僅五十一字乃二世詔卽歐陽公所謂江
鄰幾本趙氏所謂兗州及宋莒公墓本是也近得劉
譜視前加九十三字後序謂篆石埋植土中崇四五
尺五十一字在南面稍平故嘗爲人摹榻其三面皆
殘闕蔽闇跂刮摩垢蝕而字始出蓋刻文起西面而
北而東而南共二十二行其末行制曰可三字復轉
刻西南稜上由是篆文首尾幾於復完而俾之傳世
則跂之功也董氏書跋謂二世詔書宜在石陰而今
在其南始皇之詔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碑石嘗什後

之人以一面稍完故樹之南向董又謂石崇九尺面
方二尺餘而跋云石之崇五尺更俟登山訪之

歐陽文忠公宋莒公皆不知嶧山碑四面有字蓋在
劉譜未出之前元吾衍子行號稱博洽其學古編云
石皆剝落唯二世詔一面稍見豈亦未嘗見劉譜耶

金薤
琳琅

秦嶧山刻石

右秦嶧山碑者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辭至二世
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
有傳者各有所自來昔徐鉉在江南以小篆馳名鄭

文寶其門人也嘗受學於鉉亦見稱於一時此本文
寶云是鉉所模文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
遂以鉉所模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余家集錄別藏
泰山李斯所書數十字尚存以較模本則見其真偽
之相遠也

右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
頗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樛姓名以史記考之乃
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皇帝曰金石
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
多於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又滅盛德二字其餘則

同而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錄于此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蓋集錄成書後八年得此于青州而附之

錄古

右秦嶧山刻石者鄭文寶得其摹本于徐鉉刻石置之長安此本是也唐封演聞見記載此碑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摸拓之以爲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闕不堪摹寫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令人間有嶧山者皆是新刻之本而杜甫詩直以爲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歟按史記本

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而其頌詩不載其他始皇登名山凡六刻石史記皆具載其辭而獨遺此文何哉然其文詞簡古非秦人不能爲也秦時文字見於今者少此雖傳摸之徐然亦自可貴云

金石錄

陳伯修示余嶧山銘氣質渾重全有三代遺像嶧山之石唐人已謂棗木刻盡不應今更有此然筆力非後人摹傳榻臨可得倣象故知摹本有數百年者夏鄭公嘗得此本蓋可信也嶧山今謂鄒嶧山者始皇乘羊車以上路猶存卽邾文公所卜繹地酈道元曰

觀禮於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銘山額名曰畫門
其文考史記多不合魏武帝使人推倒猶有求者不
已其邨落供命不給聚薪焚之遂至刊缺然不應遂
無存字唐人嘗取舊文勒石故後世所摹皆新然碎
碑未絕故好奇者猶得榻本余有之不逮此本完也

廣川
書跋

秦相李斯書嶧山碑跡妙時古殊爲世重故散騎常
侍徐公鉉酷航王箸垂五十年時無其比晚獲嶧山
碑摸本師其筆力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因是廣求
已之舊跡焚擲畧盡文寶受學徐門粗堅企及之志

太平興國五年春再舉進士不中東適齊魯客鄒邑
登嶧山求訪秦碑邈然無覩逮於旬浹怊悵于榛蕪
之下惜其神蹤將墜於世今以徐所授摸本刊石于
長安故都國子學庶博雅君子見先儒之指歸淳化
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陝府西諸州
水陸計度轉運副使賜緋魚袋鄭文寶記

右秦嶧山刻石穴淳化中太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
摸本刻之長安者唐封演謂此碑歷代摸榻邑人疲
於供命聚薪焚之邑令取舊文刻置縣廨則嶧山前
此嘗有是刻蓋至唐而始焚歐陽公以嶧山無此而

疑其非真非也宋董彥遠書跋謂其文考於史記多不合而疑傳者之誤今史記實無此文則傳者未必誤特董氏之自誤耳自文寶刻徐氏本其後翻本頗多世之評者謂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又予聞之先師李文正公言嘗見祕閣舊本才二十五字今所傳徐本乃其全文而字復加大何哉

此碑自皇帝曰以下乃二世詔文在始皇刻石之旁予見泰山碑如此鄭文寶不見秦刻其所刻乃徐氏摹本故牽連誤書然此非文寶之傳則後世不復再

太平興國五年春再舉進士不中東適齊魯客鄒邑登嶧山求訪秦碑邈然無覩逮於旬浹悵于榛蕪之下惜其神蹤將墜於世今以徐所授摸本刊石于長安故都國子學庶博雅君子見先儒之指歸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陝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賜緋魚袋鄭文寶記

右秦嶧山刻石穴淳化中太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摸本刻之長安者唐封演謂此碑歷代摸搨邑人疲於供命聚薪焚之邑令取舊文刻置縣廨則嶧山前此嘗有是刻蓋至唐而始焚歐陽公以嶧山無此而

疑其非真非也宋董彥遠書跋謂其文考於史記多不合而疑傳者之誤今史記實無此文則傳者未必誤特董氏之自誤耳自文寶刻徐氏本其後翻本頗多世之評者謂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又予聞之先師李文正公言嘗見祕閣舊本才二十五字今所傳徐本乃其全文而字復加大何哉

此碑自皇帝曰以下乃二世詔文在始皇刻石之旁予見泰山碑如此鄭文寶不見秦刻其所刻乃徐氏摹本故牽連誤書然此非文寶之傳則後世不復再

見文寶可謂有功於字學者而宋史列傳不言其能書殆以政事而裨之爾金薤琳琅秦之衆山刻石

右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爲真李斯篆爾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耶集古錄

右秦之衆山刻石按史記本紀始皇二十九年登之衆山凡刻兩碑今皆摩滅獨二世詔二十餘字僅存

後人鑿石取置郡解歐陽公集古錄以爲非真又云
麻溫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
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耶此論非是蓋杜甫指嶧山
碑非此文明矣之杲在秦屬東萊今屬登州金石錄
右秦之杲山刻石所存僅二十字蓋二世詔也歐陽
公謂其刻與泰山嶧山文同而字畫皆異而惟以泰
山爲真吾子行撰周秦石刻音釋亦謂其與琅琊石
文皆不類秦刻而不收錄及考之董氏書跋謂嶧山
刻字與泰山似異疑古人於書形類不一則此又有
不當疑者予又安能定是非於其間哉

此刻汝州帖亦嘗載之然字僅十五予家所藏視汝
帖多御史大夫臣五字蓋宋苕公賜書堂本也金薤
秦琅琊臺刻石

右秦琅琊臺刻石在今密州其頌詩亡矣獨從臣姓
名及二世詔書尚存然亦殘缺熙寧中蘇翰林守密
令廬江文勛模榻刻石卽此碑也從臣姓名五大夫
作大夫泰山秦篆亦如此或以謂古大與夫同爲一
字恐不然余家所藏古器款識有周大夫始鼎及秦
權銘黔首大安皆用大字蓋古人簡質凡字點畫相
近及音同者多假借用之別無它義東漢時碑刻尚

多如此錄金石

右秦琅琊臺刻石按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登琅琊樂之留三月作琅琊臺立石頌德趙明誠謂其頌詩已亡所存唯從臣姓名及二世詔書然亦殘闕又謂熙寧中密州守嘗摸搨刻之於石予家所藏乃宋莒公刻本僅十有七字皆頌詩中語與密本不同俟博識者辨之

秦會稽刻石

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紀功尚存山側孫暢之述征書曰丞相李斯所篆也又有石山石形似空上有金簡

玉字之書言夏禹發之百川理也

水經注

李斯書嶧山頌淳化間守太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所授本刻於長安國學泰山頌至元間行臺侍御史李處巽獲劉跋所模本刊于建鄴郡庠由是其迹僅存而所傳浸廣予攷諸記載始皇及二世抵越取浙江岑石刻頌於山亦斯筆也磨滅久矣好古博雅者蓋願是而不可得予乃以家藏舊本模勒置于會稽黌舍庶與嶧泰等文並貽於後但史記攸長作脩長世字作三十追道作追首又作追守軌度作度軌今則俱依石刻至正元年辛巳歲夏五月望日承德郎

紹興路總管府推官東平申屠嗣識

右秦會稽刻石按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後其石人稱秦望山碑山在會稽縣東南四十里宋書載竟陵王子良尅日祭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刻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雲讀如流于良大悅以爲上賓則晉宋以來石固無恙歐陽公趙明誠皆好集古文不應此獨見遺鄭夾漈通志金石畧雖嘗載之而云疑在越州亦無真見此皆予之所未曉者元至正初東平申屠子廸爲紹興路推官以家藏舊刻

刻於路學卽今之所傳是也然不知其先何從得之予觀其字畫與嶧山碑絕類豈亦出徐鼎臣鄭文寶之所摹而申屠嘗藏之歟

申屠氏跋謂石刻與史所載不同者數字今按史云有子不嫁石刻作而嫁史云殺之無罪石刻作無辜史云和安敦誠石刻作敦勉則又跋中之所未及漫

識之

金薤
琳琅

秦贛榆刻石

游水逕贛榆縣北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所見

東北傾尺長一丈八尺廣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一

十二字

水經注

秦廬山刻石

廬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緬然與霄漢連接始皇三十六年歎斯岳遠遂記爲上霄焉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文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者舊云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紀功或云秦始皇所勒然歲月已久莫能辨之也

水經注 按記其丈尺里數類贛榆碑必秦所勒

秦程邈篆書

李季忱示余程邈篆四簡簡十二字余考之自漢以

後書篆書所不至也篆法貴得兩廡應勢故筆力常有餘此書盡之或謂書家但言邈在雲陽獄初從簡便作書主於隸徒故號隸文當多事時用之不當遂公行之邈不更爲篆文篆自史籀後李斯因之作爲小篆由漢逮今不能改豈邈與斯當秦之世固嘗爲此篆文耶張懷瓘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史程邈作也隸書程邈所獻也初未信此言逮得季忱所藏刻銘於是信之唐世書多懷瓘自有據也

廣川書跋

漢伏生墓碑

漂水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碑碣尚存以明經爲秦

博士秦坑儒士伏生隱焉漢興文帝徵之年老不行使歐陽生等受尚書焉水經注

漢陽朔塹字陽朔四年

右漢陽朔塹字云尉府壺壁陽朔四年正朔始造設已所行字畫奇古西漢文字世不多有此字完好可喜然所謂尉府壺壁又云已所行者莫曉其為何等

語錄石

漢平阿侯碑

渭水又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塚次有碑水經注

漢居攝墳壇二刻石居攝二年

右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云上谷府卿墳壇其一云祝其卿墳壇皆居攝二年三月造上谷郡名祝其縣名不知所謂府卿與縣卿為何官蓋自王莽居攝官日易故史家不能盡紀也其曰墳壇者古未有土水像故為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錄金石

漢大中大夫龔勝碣

泗水又逕龔墓碣尚存又經周亞夫冢水經注

漢長安太公廟碑建武三年

渭水會豐水于短陰山內水上舊有便門橋建武三年造水又逕太公廟北前有太公碑文字褫缺今無

可尋水經注

漢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永平八年

右漢路君闕銘二其一云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永平八年四月十四日庚申造其一云君故豫州刺史溫令元城令公車司馬令開陽令謁者議郎徵試博士路君不知為何人按漢書志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唯邊郡徃徃有之豈會稽邊海故置此官歟又任延嘗為會稽西部都尉而此云東部疑當時會稽分東西部各置都尉史不載爾金石錄

漢樊氏諸碑建武永平之間

湖陽縣城中有二碑似是樊重碑悉載故吏人名司馬彪曰仲山甫封於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能治田殖至三百頃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樹成林六畜放牧魚羸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貲至百萬其興工造作為無窮之巧不可言富擬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氏及之長安受業齋送甚至世祖卽位追爵敬侯詔湖陽為重立廟置吏奉祠巡祠章陵常幸重墓城之東南有若令樊萌中常侍樊安碑城南有數碑無字水經注

漢三王碑

新市縣有三王城前漢末王匡王鳳王常所屯城中
有故碑文字闕落不可復識水經注
漢章帝書

要錄謂章草本漢章帝書今官帖有海鹹河淡爲後
世章草宗蓋此書本章奏所用以便急速惟君長告
令用之臣下則不得建初中杜度善草見稱章帝詔
使草書上奏然則章奏用草實自章帝時不可謂因
章帝名書也元帝世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書之
其後用於章奏爾蕭子良不知其初迺謂杜氏始變
字法謂之章草云廣川書跋

漢東平王蒼碑元和

無鹽縣城北水側有東平獻王蒼冢碑闕存焉元和
三年章帝幸東平祀以太牢親拜祠座賜御劔於陵

前水經注

漢南武陽功曹闕銘章和元年

右漢南武陽功曹墓闕銘云南武陽功曹鄉嗇夫又
云以爲國三老又云章和元年其他族系名字皆磨
滅不可考究墓在今沂州有兩闕其一銘元和中立
文字尤殘缺難讀金石錄
漢章和石記章和二年

漢司徒袁安碑 永元四年

徐州治城內有漢司徒袁安碑魏中郎徐庶等數碑

水經注

漢白虎王廟頌 永元十八年

枝江縣有陳留王子香廟頌子香於漢和帝之時出為荊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徵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踰境百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德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世令猶謂白虎王水經注

漢王稚子闕銘 元興元年

右漢王稚子闕銘二其一云漢故侍御史河內

縣令王君稚子闕其一云漢故兖州刺史洛陽令王

君稚子之闕按范曄後漢書循吏傳王渙字稚子嘗

為溫令而刻石為河內令者蓋史之誤渙以元興元

年卒然則闕銘蓋和帝時所立也金石錄

漢謁者景君碑 元初元年

右漢景君碑尤磨滅惟謁者任城景君數字尚完其餘班班可見者皆不能成文故其年世壽考功行卒葬莫可考也蓋漢隸今尤難得其磨滅之餘可惜爾

集古錄

右漢謁者景君表其額題漢故謁者景君墓表而其
文云惟元初元年五月丁卯故謁者任城景君卒其
他文字磨滅時可讀處皆斷續不復成文矣元初安
帝年號也此在漢時石刻中殘缺為甚特以安帝以
前碑碣存者無幾不可棄也故錄之金石錄

漢謁者景君碑陰

右漢謁者景君碑陰其前題云諸生服義者又云義
士北海劇張敏字公輔弟子濟北荏平審尊字伯尊
凡十五人皆完好可讀云金石錄

漢景君石郭銘

右景君石郭銘者余既得前景君碑又得此銘皆在
任城不知一景君乎將任城景氏之族多耶文字磨
滅不可考故附于此集古錄

漢郟令景君闕銘

元初四年

右漢郟令景君闕銘云維元初四年三月丙戌郟令
景君卒又云君存時恬然無欲樂道安貧信而好古
非法不言治歐陽尚書傳祖父河南尹父步兵校尉
業門徒上錄三千餘人又云三司聘請流化下邳又
云司空太常博士竝舉高經君為其元假涂郟城姦
邪洗心又云被病喪身歸于幽冥門人服義百有餘

人按漢人爲景君刻銘本欲傳于不朽而不著其族

系名字何哉

錄金石

漢太尉楊震碑 延光四年

右漢楊震碑首題云漢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文字
殘闕首尾不完其可見而僅成文者云聖漢龍興神
祇降祉乃生于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衡
一作千門羣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章懿德又云大
將軍辟舉茂材除襄城令遷荊州刺史東萊涿郡太
守又云司徒太尉立朝正色恪動竭忠其餘字存者
多而不復成文矣 錄集古

漢楊震碑陰題名

右漢楊震碑陰題名者一百九十人其餘磨滅不完
者又十餘人余家所錄漢碑陰題名頗多或稱故吏
門生弟子或稱從事曹掾之類其人皆著州縣邑里
名字甚詳獨此碑所書簡畧直云河間賈伯錡博陵
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者皆然疑其所書皆是字
爾蓋後漢時人見于史傳者未嘗有兩字名也漢隸
世所難得幸而在者多殘滅不完獨此碑刻畫完具
而隸法尤精妙甚可喜 錄集古
漢旣衰敝士玩於俗震於此時拔然自振流俗間以

直節峻行激發污濁天下矯首鄉風知名節為重吾
知震之死者非不幸也觀其門生故吏可謂眾矣而
高舒楊倫輩方且率天下而禍仁義以抗言為直以
犯難為義以殺身為仁卒成黨患而漢以亡蓋行仁
義而不知道者也

廣川書跋

漢麟鳳贊并銘

永建元年

右漢麟鳳贊其上刻麟鳳像各為贊附于下又別有
記云永建元年秋七月七字筆畫類十字蓋石本殘
缺難辨秋無十月當讀為七
也山陽太守河內孫君新刻瑞像麟鳳最後有銘銘
凡五句句九字按漢史安帝時頻有鳳凰麒麟之瑞

而順帝永建中則無之不知孫君刻此碑何謂也

金石錄

漢國三老袁良碑

永建元年

右漢袁良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磨滅陳國扶
樂人也厥先舜苗世為封君周興虞闕父自此而滅
又云滿為陳侯至玄孫濤塗以字立姓曰袁自此又
滅又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
下既定還宅扶樂蓋不知為何人也又云孝武征和
三年曾孫斬賊先勇拜黃門郎曾孫滅其名賊下亦
滅一字又曰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薨子經嗣經

薨子山嗣傳國三世至莽而絕君卽山之曾孫也舉
孝廉郎中謁者將作大匠丞相令廣陵太守討江賊
張路等威震徐方謝病歸家孝順初初下數字滅又
云府舉君拜議郎符節令其後又云永建六年二月
卒其碑首題云漢故國三老袁君碑而碑文有使者
持節安車又几杖之尊祖割之養君寔饗之之語以
此知良嘗爲三老矣其餘磨滅雖時時可讀而不能
次第也又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九龍殿名惟見
干此集古錄

右漢國三老袁君碑按元和姓纂云袁幹封貴鄉侯

始居陳郡爲著姓八代孫良生昌璋昌生安璋生滂
爲司徒唐書宰相世系云袁生玄孫幹封貴鄉侯八
世孫良二子昌璋昌成武令生安璋生滂以此碑及
後漢書攷之姓纂與唐表殊爲疎謬袁安列傳云安
祖父良平帝時舉明經爲太子舍人建武中至成武
令今據此碑良以永建六年卒相距蓋百餘年以此
知非一人無疑又安以永元四年薨良之卒乃在其
後三十九年以此知非安之祖無疑也蓋安汝南汝
陽人滂乃陳郡扶樂人其鄉里族系亦自不同而安
與滂相去歲月甚遠不得爲從父兄弟明矣豈二人

之祖其名偶同遂爾差謬耶又此碑與李利涉編古
命氏皆云良幹五世孫而姓纂唐史皆以爲八代孫
碑云幹袁生之曾孫而唐史以爲玄孫諸書皆云幹
以討公孫勇功封貴鄉侯石碑獨作先勇又云封關
內侯食遺鄉六百戶者皆莫可考安列傳稱祖良爲
成武令而唐史謂昌爲此官者疑唐史之誤也又酈
道元水經注扶溝城北有袁梁碑云梁陳國扶樂人
事與碑合唯水經誤以良爲梁爾袁氏自漢以來世
爲著姓安與滂皆一時顯人而諸書於其族系錯繆
如此以此知典籍所載其失可勝道哉

金石錄

